



1984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一所初级中学,家兄同样以优异的成绩从这所学校考入中等师范。我的优异远不如家兄,他的考入意味着四年后便可以当上老师、吃商品粮。

家兄的足迹,是我前行的方向。十三岁的我选择了住校,吃定制的每周五斤二两的米饭,菜是周三、周日从家带来的咸菜,一次一罐头瓶,热天长毛、冬天上冰是常有的事。同学们都这般,我也不觉得苦。尽管我生性好动,特别是小时跟着枞阳师傅学过武术,手脚闲不住,再加上很多老师都将我与家兄的“静”作比较,甚至有老师对我“恨铁不成钢”,说我将来“要好,会是一条龙;要不好,会是一条土莽蛇!”

三年,如流星一般飘逝,预选考试到了,就是说只有通过预选,方才有资格到县里参加中考,很多同学预选之后便意味着初中时代的结束。等待预选结果的日子,正是家里收“午季”的时候,毕竟心里不踏实,于是天天跟着大人下地干活。过了两周,预选成绩出来,我们班46人有7人上榜,其中有我,我一下子飘了起来,自以为预选上了就等于半只脚踏进了“那个”大门,甚至做了两个梦:一个是陪父亲去镇里卖办商品粮户口所需要的三百斤稻子,一个是家里杀了猪办谢师宴。然而,1987年,在最热的一天我“落榜”了,连个普通高中也没有



当初全凭一腔热血选择了考研。六月向来是个伤感的季节。毕业前夕和本科同学狂欢,彻夜未归,席间一杯又一杯道贺大家的似锦前程:希望他或她出国深造,学业有成,他或她工作称心如意,他或她创业之路一马平川。末了,我想举杯庆祝自己,庆祝自己混了四年,终于混到了一纸文凭。就这样一面杯觥交错、谈笑晏晏,一面却感到心被隐隐的不安所刺疼,事到如今方才明白,去罗马的路虽有万千条,而我却选择了最有挑战和风险的征程,所以不出意外地尝到了毕业即失业的无奈。

从工科跨考经济学,坚信毅力可以弥补大学四年荒废的学业,挺过了夜半挑灯的酸楚,也坚信笨鸟先飞,尝试去理解更加具有人文社科性质的经济学名词。大概这就是选择吧,在朝气蓬勃的六月毕业季,我只是个围观者,不能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参与狂欢,而是一毕业便简简单单地收拾行囊,重振旗鼓,用绝处求生来为自己的人生做出新的选择。

八月的清晨艳阳高照,生活已经日复一日重复了许久,半年多以前考研落榜的阴霾依然让我记忆犹新,我甚至随时准备放弃和逃避,可我明明记得,梦想和被期许的力

我读过“初五”

阮德胜

有录取,因为考完后即填志愿的我压根儿就没有考虑上高中的事,也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便将六个志愿全填了中专或中技。后来,家兄帮助我查了,比分数要求最低的怀宁职高差十九分,但达到了地区重点高中分数线。

复读!这是我当着全家人的面做的决定,声音很大,底气十足,似乎不容任何人反对。父母都没有吭声,算为默许,第二天,母亲开始为我筹集学费。

复读的有84人,多为“初四”生,还有两个“初六”,学校只得在校外租了一间大教室。这个班,被号称为“中专敢死队”。我任学习委员。在师范就读的家兄,较早得知该校要招体育班,而我的体育成绩一直不错,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县里、地区田径运动会,短跑还拿过两块奖牌。于是我决定考体育,实现“弯道超车”。自此,我一边学习,一边训练。次年四月,参加了师范体育考试,成绩一般,但本着“体育分不够,文化课来凑”的理念,依然信心十足。但我压根儿没有想到,这一次我再次上演了“一头抹了一头刷了”的悲剧。由于很多考生都参加过省级以上运动会或获奖,有加分,而我没有,另外文化课成绩也只以百分之四

十计入。我再次落榜!

预感到人生可能无望,人也陡然安静了下来。家兄打听到县里有一所高中愿以特长生的形式录取我,我没有做声;父亲建议我去学很能挣钱的无线电,我没有做声;母亲几次小心翼翼地问我到底咋想的,我没有做声……直到有一天,姐姐来问我,我说:“复读!再考不上,我就跳秋浦河。”

读“初五”,不仅仅是读书的事了,进校门就是勇气,我每天早早地骑车进教室,放学晚晚地最后一个离开,不想见到任何一个熟悉的人。曾一个多月没有到饭堂打饭,就因为那里有位喜欢刨根问底的阿姨。到镇上去买东西,卖油条的“驼子”把我当成了我哥哥,以为“我”中专毕业回来当老师了,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。

我的文化课基础很好,政治、物理等科目的老师干脆让我给他们代课,过去学得最差的数学也到了考试连草稿纸都不要、直接填答案的地步了,第一学期期末统考总分640分,我考了624,这也是我一生中考得最好的成绩,却没有对任何人说,这是我第一次的“矜持”。我天天盼着中考,恨不得困一觉第二天就上考场。实在是因为有力无处使,我开始大量地写散文诗,见

什么写什么,也全国各地的投寄,小有收获。

谁会想到,晴天来了霹雳。1989年3月底,校方正式接到通知:复读生不准中考!听说是为了彻底改变初中生补习的恶性循环。“他奶奶的,都循环这么多年了,咋到老子头上就恶性了呢?”小小的我差点生出了杀人的心。班上很多人开始找路子,其中改名字“顶包”最为多见。家兄也四处奔波,终于在他同学执教的一山区学校让我以“金连生”的姓名参加了这年中考预选,最终因考得成绩太好,初一下就辍学的“金连生”被查到了……我的“初五”,落榜在路上!

后来,只得吃回头草,自费读了高中。再后来,根子上有着害怕落榜的影子,没有高考,高三时应征入伍。幸好在那片绿色里,我觅到了属于自己春天。



阮德胜,艺术硕士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长篇小说《大富水》《雉神》分别入围第九届、第十届茅盾文学奖。

曙光

王昭钊

量是那么强大,大到我根本无处可逃。

生命总是给你无穷无尽勇气去突破,生活却从不教你如何突破。

要怎么去形容孤独呢,是晴空万里的天气里,周遭所有人都兴高采烈,你走在熙熙攘攘的人行道,却只有奇奇怪怪的树丫与你互道安好;要怎么去形容失落呢,是你心惊肉跳地翻开试卷后面的答案,却只有陌生而令人恐惧的ABCD排列组合,你绝望地发现,与你相同的组合少之又少;那要怎么去形容勇气呢,是你永远明白,与你互道安好的还有梦想,而令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。

孤独和失落也是选择的代价吧。勇气告诉我,有些东西需要舍弃,因为前方一定有一个叫做曙光的东西在为我坚守。

求学之路上的失败经历教会了我总结和反思,所以第二次的备战伊始我便静下心来思考,终于意识到一些东西——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。在我对厚积薄发的理解还停留在字面意义的时候,一度因为落后于同时代人而心生焦虑,这在很大程

度上打乱了我自己稳步推进的节奏。后来我逐渐明白,与其过分关注他人比我优秀多少,不如更多回顾我比过去强大多少,因为不尽相同的人生一定会在不同的时节绽放。

勤能补拙,但效率至上。这半年以来我不再拘泥于每日的复习时长,而是制定了作息表,按时就寝,准点起床,心无旁骛地学习,以及全情投入的放松。

战略指导方向,战术破阵杀敌。曾经时常陷入一种怪圈,目标越来越清晰,脚下的路却越来越模糊,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而不知道如何去获得,它给我带来的压迫感不亚于我对于失利的恐惧,而当我尝试将行程拆分,转而关注脚下的路,并在每个阶段的终点检验成果的时候,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。或许大多数的迷茫来源于目标的实现途径,而非目标本身是什么。

北京的十二月干燥而阴冷,一年前,我在这里被打得丢盔弃甲、狼狈不堪,一年后我站在这里,却收起了我作为考场败将的闪躲姿态,也正是那一刻我发觉,最大的敌人不是我身边共赴战场的考生,而是我自己。

胸有成竹是一种很奇妙的感

觉,它是当你奔赴战场的那一刻起,周遭的一切都放缓了下来,对手的一招一式你都似曾相识,于是你见招拆招,打得酣畅淋漓;它也是当你宝剑收鞘、鸣金收兵,没有豪情壮志,随着战场上的肃杀之气蔓延每一个角落,心中的阴霾却在这一刻烟消云散;它更是让你确信,生命至此开始踏上了一个新的征程,可以去挽回你从前丢掉的自尊,可以从容坦然地跟别人分享考研的经验和经历,可以去憧憬,可以去期待,在新的知识领域去求知探索,在新的环境结朋交友,在更广阔的天地接触和认识世界。

收获和播种充满了我次年的九月,清晨的微光点亮了新的校园。路还长,但天亮了。



王昭钊,男,硕士研究生学历,2020年7月毕业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。